

2019.03.16 《经济学人》中国区域报道之中译

本期导言：本期相关报道仍为三篇。

第一篇《大话神医》报道了权健公司引发的风波。对于事件本身及相关行业的诸多细节，中文媒体或许有更详尽的描述，但尝试探析乱象背后地方利益的瓜葛，追问政府责任几何，大概是外媒的“增量”；

第二篇《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以小见大，从“二人转”这个普通中国人也不会过多着意之处，折射近年来官方对文艺的管控及社会百态；

第三篇《允许政策专家多起来》为茶馆专栏，文章指出，近年来中国非官方直管的智库呈现较活跃的状况，将其与最高核心的意志联系起立，然后探讨这种状况引出的一些（至少是西方观察家眼里的）疑问。

感兴趣的朋友可移步后文。

本期翻译：罗轻舟、不慢、吴译凡

轮值编辑：吴译凡

如需订阅，请发送邮件至电子邮箱 luoxiaojian1986@gmail.com

说明。我们将为您发送每期译文。



经译求经

目录

1 《大话神医》	3-7
2 《可以睁只眼，闭只眼》	8-10
3 《允许政策专家多起来》	11-15

大话“神医”

不慢 译

一家大型传统药物销售商深陷丑闻。政府责任几何？

对于周二力来说，这则虚假广告异常残忍。这位内蒙古的农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广告泛滥之时，他身患癌症的4岁的女儿正在重症监护室。他女儿喜笑颜开的照片，被权健这家大型保健品公司四处传播。广告宣称，这个小女孩在接受完这家公司的草药秘方治疗后完全康复。

周先生说，实际上是权健的老板们劝他中止了女儿在北京一家公立儿童医院的化疗。他们卖给他一种新药，并保证疗效很强力。这种液态药剂是由枣粉和紫草根油组成的混合物，他为此花了5000多元(800美元)，但女儿的癌细胞却扩散了。2015年，这个广告出现后，他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权健公司欺骗了他。但法院以证据不足为名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几个月后，小周洋去世了。

如果不是“丁香医生”这家广受欢迎的热衷于打破各类医疗领域神话的在线论坛的介入，小周洋的故事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去年12月底，在一篇如病毒般疯狂传播的文章中，该网站将矛头对准了权健这家据称年营业收入达数十亿元的公司。该公司投资领域广泛，涉及足球和马术俱乐部、

化妆品、银行、保险、酒店等众多行业。该文章指出，这家公司通过欺诈病人攫取了巨额利润，其创立者及老板束昱辉以金字塔骗局模式经营该公司。丁香医生称，权健的销售人员主要是通过拉人入伙来挣钱，他们也从新加入人员的销售活动中赚取佣金。

共产党的姑息

为应对网上一片哗然的舆论，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束先生的名字从该公司的总部所在的这座北方港口城市——天津市的立法机关顾问名单里消失了。1月7日，官方媒体报道束先生以及其他17名相关人员被逮捕。市场监管人员开展了长达100天的针对保健品行业的专项检查活动。监管人员称，截至3月1日，针对这类公司的立案超过4800起。

记者最近一次探访位于天津市郊半农业区域的权健公司总部时，一位孤独的员工告诉记者，公司已经关门了。附近一家主要接待该公司员工的面馆也大门紧闭。被视为该公司最宝贵资产的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现已改名天津天海）的所有权已转移至地方足协。该俱乐部正在寻找新的东家。

作为天津保健品行业巨头之一，权健的陨落引起广泛关注。一名保安说，公司总部过去像天安门广场一样人山人海。大巴车每天从城里拉来成百上千的“老师”，也就是公司所称的高级销售人员。束先生有一次夸耀道，他的那家拥有10000张床位的癌症医院是亚洲最大的癌症医院。现在这家

医院也关闭了。

在公司的全盛时期，全国范围内有超过 7000 家店铺提供权健著名的“火疗”服务（病人被浸泡了酒精的毛巾包裹着然后被点着）。该公司另一项广受欢迎的产品是据称能预防痛经和宫颈癌的负离子卫生巾。该公司据称能治疗关节炎和心脏病的鞋垫在网上仍然能够买到，一双鞋垫售价 1068 元人民币。

早在帝制时代，天津的医药研究和生产就很出名。拥有 350 年历史的中医药企业同仁堂就创立于紧邻天津的首都。这是家最有名的传统中药的制造商。中医拥有 2500 年的历史，但其治疗方法大都未能得到证明。朱永红是天津另一家大型传统医药公司天士力的创始人。他说，权健和其他同类公司之所以选择在天津成立，是为了从同仁堂的光环下获利。朱先生说，受监管的传统医药与纯粹的招摇撞骗之间的界限，被他们搅浑了。

权健的创始人束先生来这座港口城市后，在天狮（在国外被称为 Tiens）集团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这是一家大型的保健品公司。公司名称的含义是“天上的狮子”。两只有着巨大翅膀的狮子雕像守卫在公司大门两侧。该公司自称在拥有超过 1 万名员工，业务分布于全世界 110 个国家。该公司拥有自己的酒店、大学以及温泉度假村。其主席李金元曾经是一位油田工人，现如今已成为天津首富。2015 年他带领

6000 名员工到法国旅游，引起广泛关注。支撑起如此消费的，是该公司根据手相诊断疾病的仪器。他们宣称该仪器能诊断出从艾滋病到肝炎的各类疾病，该公司还会针对诊断结果提供价格高昂的治疗服务。

根据其简历，离开天狮后，束昱辉带着 600 张中药“秘方”成立了权健公司。（他被宣传为来自中医药世家）。在他那家已经关门的医院入口处，一张牌子上写着一句标语：“把没有说成有，是骗人；把没有做成有，是能力！”一位微博（与 Twitter 类似的网站）用户总结道：“权健这是在告诉病人，医院说他们要死的时候，他们就会活。”

为了扩大产品销量，权健设计出一套诱人的体系。一名成员购买七双“魔法鞋垫”就可以成为经销商。对于无辜的消费者来说，这看起来是很正经的生意：从表面看，权健是一家合法的直销公司，拥有商务部颁发的直销许可证（今年 2 月，商务部宣布将暂停颁发一切直销许可证）。但权健的金字塔式再招聘法是被禁止的。使用这种手段的公司在中国一般会被描述为“商业邪教”。因为犯罪团伙经常把找工作的人骗进来。狂热的集体让参与者活在一夜暴富的虚假梦幻中。

对于这些创造工作机会的公司，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其发展，往往对其睁只眼闭只眼。去年，天津官方还称赞权健和天狮（同样涉及直销，但还未被公开指出错误。）是“优秀民族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具有创新精神。保健品产

业是天津最有价值的产业之一：权健公司 2017 年为地方创造了 1.47 亿元的税收。

这让天津保健品行业的一些老板怀疑，官方针对束先生的行动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产品和销售技巧。他是不是得罪了某位政府高官？总之，许多与周先生女儿类似的案例官方都不予理睬。2009 年以来，法院文件显示，以天狮名义开展的活动中，涉及 155 人死亡，以及 2781 桩非法活动（该公司将其归咎于盗用该公司名称的犯罪活动）。2 月 18 日，天津警方拒绝了周先生关于权健公司及其老板利用他女儿进行虚假广告宣传的立案要求。

近期另一起案件的结果令人沮丧。2017 年 12 月，一位医生在网上发文谴责鸿茅药酒不仅无效，而且有害。鸿茅药酒产自内蒙古，是一种颇受欢迎的传统补药。该公司一直标榜这种为老年人打造的产品能包治百病。警方不顾公众的愤怒（不久该话题在网上被删除），将这位医生关押了 3 个月。在被释放后，这位医生进行了公开道歉，称自己“考虑不周”。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人发现，一条关于权健公司高管被捕的晚间新闻后，紧接着播放的正是鸿茅药酒的广告。

报道发自天津

可以睁只眼，闭只眼

吴译凡 译

“停！太死板了。要表现得更有活力！”何小英（音）朝一群尚未成年的女孩子大声喊着。这群女孩子正在排练一出喜剧，何女士则是长春（地处东北，中国的铁锈带）这所与她同名的寄宿学校的负责人。她的任务是要教这群年轻人“二人转”。“二人转”是一种诙谐剧的传统形式，要又唱又跳，通常还夹带着荤段子。这些孩子也学习文化课，但那些都是次要的。

“二人转”起源于东北三省，类似的学校在该地区少说也有数十所。何女士的学校有八十多名学生，多半出身贫寒，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在国家级的电视台登台亮相，如果不能如愿，也要能进知名剧院表演。在这个被失业问题困扰的地区，一些人把出演喜剧视为不错的出路。

“二人转”需要刻苦的训练，它涉及二重唱（通常为男女之间），每句台词通常七个或十个字，要押韵。舞蹈通常是民俗舞，服装是民俗装（也允许时髦的装饰）。在东北，喜好“二人转”的人为数甚多，一些人自豪地称其为世界上最难的喜剧形式。

而因其猥琐的成分，“二人转”在中国也是出了名的。其中一个常规的节目叫做“十八摸”，而在其一种变体中，女演员要一边讲黄色笑话，一边抚摸男伴的私处（当然，男演员是穿着裤子的）。2004 年时，“二人转”的教父级人物赵本山（中国喜剧演员中的首个亿万富翁）曾说，缺了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二人转”就不是“二人转”了。

习近平主席显然不喜欢低俗的喜剧。在 2014 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要求一些文艺工作者摒弃“文化垃圾”。他要求创造性的作品要服务于党，而非挑动“感官刺激”。在习主席 2012 上台后，赵先生再也没出现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这或许不是巧合。赵本山曾是这种广受欢迎的表演（当然是经过净化的“二人转”）的老面孔。去年，赵先生被踢出了中国议会的咨询机构（按：即全国政协），其招摇的生活方式也可能是导致其失宠的因素。

目前，赵先生正牵头行动，剔除“二人转”中有伤风化的成分。在他旗下的连锁舞台，只上演老少皆宜的节目。黄段子和粗口完全被禁，其他剧院纷纷跟进。电视台只邀请正派的“二人转”演员。寄宿学校的校长何女士说，她不会向学生教授任何下流的台词或动作。一位长春市民认为，这种趋势或许说明了“二人转”舞台上座率为何下跌。

但若是前往东北的公园，你会发现“二人转”还是老样子，很引人兴味。为了多挣钱，演员往往会即兴发挥，大庭

广众下说一些段子。不久前的一个下午，在长春工人公园，兴奋的人群围着两位“二人转”演员。随着观众起哄，二人粗言秽语地打趣，还挑逗性地扭起了屁股。散场后，人们很快又围观起了附近另一处的表演。在这处的表演中，男演员去掀女伴的裙子，女的挑逗性地朝他笑着，然后一巴掌打在他脸上。公园的保安，他的职责想来应该是制止这类低俗的表演，但他看上去乐在其中。

报道发自长春

茶馆专栏：允许政策专家多起来

罗轻舟 译

习近平正在鼓励“独立”的中国智库繁荣发展。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为收到建议的质量堪忧而感到懊恼的宋太祖想出了一个主意。据说这位 10 世纪的中国统治者对大臣们承诺，不会因大臣们与他意见不合而将大臣处死。习近平主席看起来也在相似的困境下，试验不那么引人注意的补救措施。尽管公共讨论面临严格的控制，为了确保体制内外的渠道能够向习近平提供形形色色的意见，习正在鼓励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兴盛起来。

政府建立的智库很早以前就存在了，其中的大部分是服务于政府的部委或中共的机构。但是近年来兴起的智库避开了直接的政府资助，其中的一些智库是私营的基金会组织或者依附于大学。另外的一些注册为私营的咨询公司，带来了运营上的灵活性的同时也使其具有了某种脆弱性。

中国智库的发展给人以疑惑。在西方，评估智库的影响力是一件容易之事。当民主党入主白宫时，来自布鲁斯金学会的一帮进步主义的专家在华盛顿活跃起来，他们将进入政府机构任职。当共和党的人在选举中获胜时，轮到参与了胜

利者的政治活动的保守派专家出场了，正如特朗普总统当选后持有强硬路线的党派色彩浓厚的智库中了大奖。在欧洲，智库选派人员进入政府部门作为特别顾问并且致力于影响公共讨论。在中国评估智库的影响力难多了，智库与政府部门间的人员交流通道是单向的，官员可以在退休后进入智库，但少有机会再回到政府部门工作了。而且掌权的党派从来不会改变。

在中国，谁能真正（对决策层）发挥影响力，鲜为外界所知。对研究智库的人来讲，常用“内部”这一术语来观察智库的影响力。每天，被官方赏识的智库和高校通过内部渠道向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提供内参报告（政策报告）。如果领导人读了报告，或在报告边上做了批示（做了潦草的记录）——批示是一种相当高的荣誉的体现，与写作内参相关的机构和人员都会沾上如沐圣恩之光环。关系好的智库会派人员参加政府和中共的内部会议。在闭门会议中，智库的研究人员对存在分歧的重大问题发表看法。一带一路计划是这样的典型例子，该计划通过铁路、通讯网络和其他基础设施将世界连接起来。一些智库主张中国要通过资助和控制该计划以获益。另外的智库则称该计划需要与其他国家一同共享而避免使之成为中国财务和外交上的负担。和美国发生贸易战的期间，智库的研究人员被中国官方召集起来为中国政府对美声明的措辞提供建议。精明的智库分别准备了公开和内部的

报告版本。他们也被官方要求提供论证，而论证的议题往往是那些官方的大人物不愿公开声张的。在中国某智库供职的一名出众的研究人员称，不要相信任何一个声称其为大人物代言的智库研究人员，“如果他真的与这些大人物关系密切，那么他是不能（将这件事本身）告诉你的。”

茶馆专栏向各种各样的智库的负责人询问了另一个让人困惑的情况：接近权力有利于智库增加其知名度但有害于其公信力，特别是对专制政体下的智库而言。驻华外交官和外国观察家们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以下简称现代院）是中国最精明的外交政策智库，尽管其在深处与中国政府有关联，又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关联前述人士才会有如此之判断。现代院的研究人员超过 200 人，郁郁葱葱的校园与一所小型的大学相似，其研究对象既包括一个个单独的国家，也包括与中国的国家安全相关的广泛课题。准军事人员的保卫力量与大气的校门提示现代院与中国主要的情报部门国安部的从属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未被官方承认。现代院的院长袁鹏指出西方的智库使用强有力的措辞，对政治人物从政时的过错进行抨击；现代院使用“巧妙”的语言去准确描述当下的现实，并面向未来提供建设性的建议。袁先生不接受西方的智库客观性的经验，他称美国的智库受惠于金钱这一意识形态：“西方智库独立于政府，但是没有独立于利益集团。”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理事长是王辉耀，该智库致力

于推进中国自由贸易和更大程度向世界开放。王先生自豪他的“独立”智库是由中国的企业家和公司投资组建的，而非中国政府。但他是有着内参渠道的局外人，他是国务院的参事以及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该会力图影响中国的出国留学人员）。当今的中国也许不准政治上有竞争组织存在，但是他认为当局为“政治建议的竞争”机制打开了一道门。

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重阳院）是私营机构捐助成立的但挂靠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智库，人民大学在北京是一所精英聚集的学术院校。重阳院的院长王文是正在升起的新星，坊间绰号是使中国正确地伟大复兴的人物。他对传闻他有渠道接近位高权重者的小道消息表示了蔑视，他坚称中国的领导人在广泛层面进行咨询，领导人收集意见就像蜜蜂采集花蜜一般。重阳院的墙上铺满了裱好了的国外显赫人物的相片，这家受宠爱的智库也在做准外交工作。

悠远的传统：放逐讲真话的学者

真实的独立性要给自身带来损失。由出色的自由主义改革派成立于 1993 年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天则所）处在当局的围困下。天则所暂栖于北京北部的一处小公寓，公寓外的路边堆满了共享单车和发黄了的菜。在天则所批评官方政策青睐于国家垄断和遏制民营企业后，政府去年吊销了天则所的关联实体的营业执照。官方称其过错是在没有教育资质的情况下提供了教育培训服务。天则所的所长盛洪直到

今年一月都还是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的成员，50 人论坛与习近平的主要经济幕僚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有着密切联系。盛先生说论坛成员感到他们在向国家领导人提供建议。但是此渠道有着“无形的限制”。他说，通常敏感领域不得涉及。聪明的君主知道理当如此。相反的意见可能激怒专制统治者。而真正能够伤害专制者的建议他们是不会听到的。